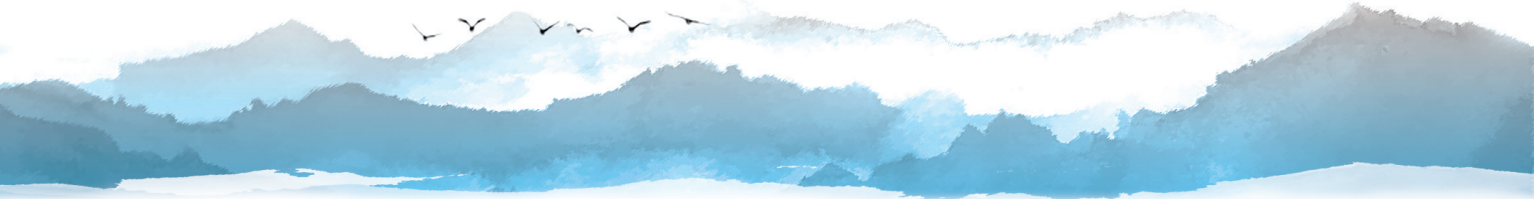




贴近大地的行走

——云南作家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采风纪行

本报记者 李开义 王宁



从德宏的芒市、梁河、陇川、盈江到临沧的镇康、沧源，从三台山冬瓜村的德昂族村寨、户撒阿昌族乡的户早村、太平镇雪梨村三梯村小组，到镇康南伞的国门、红岩村刺树丫口自然村、糯良乡怕拍村、芒卡镇焦山村……9天时间，行程2800公里，走访了德宏、临沧两个州市的21个乡镇和基地，在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的山乡、村寨、茶山、蔬菜基地、合作养牛和蚕桑养殖种植示范基地，在村民家的场院内，在扶贫安置点崭新的楼房里，在生态扶贫、旅游扶贫、精准扶贫、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示范点和基地，与贫困户、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明星企业董事长、光荣脱贫户、产业扶贫致富带头人等促膝谈心，了解到之处的人居环境、民族风貌、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效，倾听他们的心事。

脱贫攻坚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云南省扶贫办和云南省文联组织开展了作家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动，积极投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以文学的力量助推脱贫攻坚。

3月底，省文联选派了28位作家，分滇西南和滇东两个分队，深入扶贫第一线。德宏、临沧线采风团由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作家张庆国、阿布才南、窦红宇、李智红、张永祥、杨杨、左中美等参加。另一支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性率队的采风队伍，由周勇、叶多多、王单单、徐兴正、祝立根、李达伟、胡正刚、杨家彬、尹正龙、何贵同等一行10余位作家、诗人组成，进入安乡城乡、走村入户，与群众倾心交谈，了解脱贫攻坚给贫困户带来的变化、欣喜和感恩，以及他们的新期盼；与当地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职工进行交流，深入了解当地扶贫攻坚情况，倾听扶贫干部职工的扶贫经历、感悟和动人故事，感受脱贫攻坚的不凡历程。

在扶贫采风团出发之前，云南省文联特别举行了采风启动动员会，请云南省扶贫办负责人介绍了脱贫攻坚工作的意义和取得的成效，以及3年多以来云南扶贫攻坚

战打响之后所取得的成绩，全省脱贫人口、贫困发生率、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摘帽等具体情况。

在采风期间，作家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走访和交谈，面对脱贫户脸上的笑容和乡村风貌的巨大变化，面对扑面而来的春天蓬勃涌动的气息，内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和感动。省作协主席范稳说，这次采风确实是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的一次重要活动，作家们对于扶贫攻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文学创作应当反映时代的变迁、见证伟大的变革，我们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用作品反映时代、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

3月27日下午，经过漫长蜿蜒的山区道路，采风团乘车来到宣威市普立乡，进入泡桐花灿然开放的攀枝花乡，入住山谷边沿上的蔡洞家，他家院子几米开外就是陡峭的峡谷，对面是高耸入天的悬崖绝壁，不远处就是云南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交界。他指着悬崖说，过去学大寨时，这里曾是云南的典型，悬崖上曾经写着“愚公移山，改变中国”巨幅标语，创造了“攀枝花精神”，如今已不见踪影。

这里地处高山峡谷，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交通闭塞，村落沿山谷分散而居，群众在石板上种庄稼，九分石头一分土，一捧泥土一粒种。因为贫穷，年青人几乎都出外打工了，留下了老人和小孩。近年来，因为离村子只有3公里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通车，沉睡百年的攀枝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外拼搏多年、见多识广的蔡洞，向采风团兴致勃勃地谈起往事。2015年，他因病回到普立村并担任村主任，同时也是宣威升达火腿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近年来，他把村里生的奇形怪状、却有板栗味道的红薯，命名为“丑红薯”，经过提升品种，通过包装、电商平台，丑红薯走向市场，供不应求；通过组织村中农户以粗放土养的方式，喂养乌金猪，他以一头高出市场价300元的价格收购，加工成的高端火腿，肉色呈现玫瑰色，香味浓郁，回味悠长，接近可以生吃的西班牙火腿标准，打开当地养猪脱贫致富

的途径。去年，他以本地猪为原料制作的火腿月饼，通过网上销售，收入260万元。在宣威火腿美食文化节拍卖会上，他以本地土猪制作的火腿创造有史以来一只火腿成交1.2万元的纪录。现在，他借助本村地处观光的胜地——尼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通过轮转土地，种植烤烟、七彩花生，同时连片种植既有观光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绣球花、向日葵，为发展旅游营造环境，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刀耕火种上百年来，我就是要通过保护生态，改建家乡的生产、生活方式。

采风团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当地群众在“能人”带领下，自强不息，发掘当地产业优势，走向脱贫致富的步伐，更看到这个村努力脱贫致富的今天，更远的未来。

进入会泽，最难以忘记的是28日下午，采风团风尘仆仆到达金钟镇温泉村委会的尾坪子。尾坪子，贫困裸露出它的真相，村子像一个被弃多年的废墟，没有屋顶、残破的石墙随处可见，几棵孤零零的树站在村中。当走到村子右边的斜坡时，看似一个平台，往前走一步就是数百米的深渊，采风团的人不由得惊吓起来。出生于大理山区的散文家李达伟，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恶劣生存环境的村庄。他在微信中断断续续表达着自己的震惊。“在这个世界上，猛被被不曾想象过，也是无法想象，也是想象无法抵达的惨烈与悲凉狠狠地来了一击。”

“生态脆弱，现在要整村搬迁！”温泉村委会总支部书记兼主任蔡德华说。他指着成片的油橄榄介绍，这些年村中改种油橄榄，将由公司收购榨油，并带领采风团参观了一旁的云南林川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风团真希望正在开发细碎花儿的油橄榄，让村里的百姓找到一条生存之路。

回到会泽县城后，采风团直接到会泽移民搬迁新城。这是一个总投资达34亿元的民生工程。采风团看到，一栋一栋移民建筑拔地而起，已有许多说有笑的村民搬进新房。当地干部介绍，尾坪子的村民也要陆续搬到这里。采风团沉重的氛围，逐渐稀释了

一些，而这仅仅是村民走出村庄、入住县城的第一步。一路走来，采访团切身感到，扶贫势在必行，扶贫任重道远。

攻坚扶贫主战场镇雄，为人口大县，168万人，其中外出劳务输出达55万人之多，尚有23万多人没有脱贫，属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是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难中之难，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期，在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省委选派50名处级干部到镇雄县村一级，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一到镇雄，采风团就通过与县委宣传部、县委政研室，县扶贫办、教育体育局、卫生健康局、搬迁安置局等部门进行座谈，深入了解全县的扶贫状况、进度，扶贫经验，取得的成果，面临的艰巨任务。此后，深入大湾镇的学校、农户家采访扶贫情况。随后，前往“鸡鸣三声”等地，踏访当年红军长征“乌蒙回旋”的故地，感受红色文化的风采。返回昭通市时，采风团与昭阳区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职工进行深入的座谈交流。

扶贫路上，没有旁观者，也出现了作家诗人的身影。采风路上，诗人胡正刚告诉文友，近期他将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到巍山扶贫。诗人王单单到昭通市文联工作后，自去年3月就作为扶贫工作队员到昭阳区花鹿坪做扶贫工作至今。曾在北京工作过的他，一下进入贫困山区，山区百姓生活与内地的巨大反差，使他近距离感受当地农村生活的贫瘠，进而对农民和农村进行深刻的思考，写出了触动人心、具有温度的《花鹿坪手记》，倾注了一颗关注贫困农民生存状况的诗人之心。诗中写道：“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上/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我把他拇指拿起来看/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让他洗掉/我默认这泥斑/就是他的指纹/这里面藏着他的命”。

贴近大地的行走，难以忘怀的采风。通过采风活动，作家们看到了脱贫攻坚为广大乡村带来的变化，也感受到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同时，为许多扶贫工作队员做出的默默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事迹，深深感动。采风结束后，大家表示，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之后，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乡风，这么美

梁刚

齐格村委会在南盘江畔的横梁子山坡上种植了70亩芒果。一整天，村里几位党员和我们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在芒果地里除草。傍晚快收工时，村党总支书记赵金华口袋里的手机“嘀”地响了一声，他掏出一看，大声招呼大家：“哎呀，区米几小组普自保家的黄牛滚下大菁沟了。走，我们去称几公斤牛肉来，晚上改善一下伙食。”七八辆摩托一起发动。

齐格村委会地处山区，是弥勒市朋普镇深度贫困村，目前，通过各级帮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摩托行驶在散满牛粪和羊粪蛋蛋的山径上。一片片甘蔗、玉米地像大匹小匹绿布黄布，挂在路两旁一面面陡峭的山坡上。泡在汗水中的日子，艰辛而又让人一步步靠近希望。蒲公英打着雾也似的小伞，在向晚的轻风中轻轻摇曳，被摩托带起的风撞得四散开来，朵朵小伞在晚风中渐行渐远，大山脚下，南盘江在夕照下闪着金光。

约莫15分钟，我们在一条山溪边一个稍平坦的地方停下。隐隐地，听到从下面的山谷传来人的阵阵呼喝声。循声一望，只见十数个小如蚂蚁的人影，簇拥着一个黄色的东西，正一步步攀登上来，慢慢地，总算看清是十几个男人正扛着用绳子绑着的牛迂回向上。

一轮火红的夕阳就快滚下我们身后的山沟时，人们把牛抬到了溪边。越来越多的人提着桶抬着盆来到这里。驻村不久，我们经常走村串寨，我一眼就认出他们都是区米几小组的人。大家七手八脚，刀斧齐上，半个小时就将一头重约一吨的黄牛大卸八块，并很快在山溪里清洗好下水。接着，肉和下水被砍成小块小段，分成30多份，摊在溪边的草皮上。有人用称过量后，人们上前认领；小组支书李文伟手里拿着纸笔，高声喊道：“普自荣，3公斤，120元；普孝荣，4公斤，160元；张秀兰，2公斤……”

我问身边的村委会副主任龙争林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由于6个村小组生产、生活的地方山高谷深，每年都会有一两头牛因打架或运达肥料、玉米、甘蔗不慎滚下山坡，摔死或摔残。这样的牛只能杀了吃肉。一人有难众人帮。为帮助失去牲畜的人家重新买一头牛，村里人会自发赶来，认买几公斤鲜牛肉，既为损失牛的人家凑些钱，也能让自己改善一下

书房

张旗

人的一生，读书是件重要的事，是否读书，读什么书，往往决定了人生所走的道路。书是一个教师吃饭的家什，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与书结伴，一路走来。

坦率地讲，我是一个爱书之人，对于购书、藏书、读书这三件事，多少年来都乐此不疲。当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何时能有间书房，有书桌，还有个书架。

在村里当民办教师那些年，就住在家，卧室就兼书房，饭桌也是书桌，书就放在几个破纸箱里，塞在床底下。在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心中，简直就是褻渎。

1979年，民办教师公开考试转正。通过考试，我得以转正。机遇本来就偏爱有准备的人，平时我就喜欢读书学习，碰上了改革开放这历史的大变革，改变了我的命运。

转正后，我被调到一个乡镇初级中学任教，卧室不仅要兼书房，还要兼厨房，自己做饭吃，摆放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所幸有了一张书桌，能备课作业，还能摆放几本工具书和书报杂志。那是土木结构的撒瓦房，我在床头的土墙上钉了两根木桩，搭上一块木板，把一部分书籍放在上面。其他大部分仍委屈在几个包装箱里，堆放在靠书桌一面的墙脚旮旯里。要拿一本书什么书，或查找点什么资料，仍然不方便，我不吸烟，不喝酒，转正后待遇有所提高，买书也便大方起来，几年下来，狭小的家中塞满了书。那时，白天忙工作，晚上勤阅读，这日子不知有多惬意。有时，为了读一本好书，时常夜以继日，丝毫也不觉得累。教学相长，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能力。

5年后，调到县完中任教，学校给我安排的住房是个套间，20多平方米，还有个简易的小书桌，书桌是三屉两柜的，我和我的那些书的境遇有所改观。书是很累赘的东西，每次工作调动，总有一部分被我忍痛割爱，也总有一部分，是我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抛弃的。那些自学生时代以来，一二十年间省吃俭用陆续购置的几百册书籍，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它们是我的“隐形伴侣”，我把它们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让书香承载着梦想，直抵灵魂和远方。就是它们，温暖了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的人生态度、价值观，没有沉沦堕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伙食。这成了村里多年的传统。就是反目成仇的人家，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出手相助，并会因之重新言好。村党总支书记赵金华告诉我，去年秋，齐格村小组副组长赵作福家的牛拉玉米时不慎摔死，通过这种方式，得到6500多元，自家只出了3000多元，就重新买回一头大黄牛投入生产。他高兴地说，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从镇上到村小组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以前，人们到朋普镇赶一次集，来回要3天时间，头天赶到朋普住一晚上，第二天买票，第三天一早才能踏上归程。现在，当天即可往返。摔伤摔死的牲畜也比以前少多了。站在仲冬的寒风里，听着这些，让我心里热呼呼的，上前认买了两公斤。

虽是寒冬，可区米几小组家家户的屋舍仍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我买的牛肉，和几个党员买的一同放进区米几小组长普孝荣家的大锅里，用柴火猛煮。牛肉快出锅时，女主人放进大把的花椒和辣子面，男主人从土坛里打出了清冽的高粱酒，顿时，普家小院肉香、酒香扑鼻。山里湿气重，每年，家家户户都会种些高粱酿成酒，喝了活络祛寒。吃喝间，有人向我讲了当地另外的“牛事”。前些年，不少村治安状况不好，时有入村盗牛，但很少有盗贼在齐格村得手。夜晚，一有风吹草动，全村家家亮灯，户户发动摩托，村里的大喇叭也打开了，令盗牛贼闻风丧胆。这让我联想到我驻村大半年亲眼看到的齐格村民们的不少善举义行：20多公里村道路上级补助资金硬化了，但没有修路肩的钱，行车还是不方便不安全，村民们不等不靠，自发捐资3万多元筑成；不久前，齐格村小组的普正学、赵会英夫妇俩身患癌症，两个女儿分别就读初中、高中，家庭非常困难，全村老少一星期就捐资2万多元，让两口子得到及时治疗；在最近的扶贫动态管理中，乡亲们又一致推举将他家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以享受政策补助。每个村小组的五保户，一天两顿，只要闻到哪家的菜饭香，进门去拿起碗筷就吃喝，没有人会使脸色……

这时，有人趁着酒兴唱起歌来：“横梁子山再高，高不过人的脚，南盘江再长，长不过人的情。南盘江水酿出的高粱酒啊，最醇最香，大山里的乡风啊最美最正……”我只喝了一小碗高粱酒，但顿时感到身心都醉了。

帮我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找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据说有文件规定，县级机关及学校职工福利分房，县处级干部才能享有50平方米住房。1987年，学校修建了教师宿舍15套，40平方米9套，30平方米的6套——也许就是按这一“文件规定”办的，当年底建成。福利分房，我分到一套3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住房。虽然没有一间书房，但把卧室和厨房分开了。而且，在设计修建这些教师宿舍时，学校考虑周到，利用空间，在每套住房的隔墙上装修了一个小书柜。我又跟后勤要了两个小书架摆放在卧室里。我的工作条件，也是我和书房的境遇又大为改善，我戏称它为“半缘居”，取唐诗人元稹“半缘修道半缘君”之诗意以明志。

1998年，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时，州教育局的领导到我们学校调研，跟我们座谈。谁也没有想到，该领导座谈中竟问到每个教师的藏书，有没有800册？他说，读书是每个人的内在需要，是自我修养的完成，它关乎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生活质量，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他强调，在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负担着传承传统的角色。

进入新世纪，住房实施商品化政策，学校组织教职工集资建房，每套120平方米，4室2厅。我终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间书房了。装修时，我在书房里特意做了两个高齐屋顶的大书柜，书桌呢，与时俱进，直接就做成了电脑桌。有一间书房，有书桌、书柜，看着那些伴我大半辈子一路走来的书，静静地列队站在我的书柜里，心被这特定处所的气场渗透，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每次看到有那么多的好书，还没来得及阅读和重读，总会有一种被鞭策被鼓励的幸福感。大半生憧憬和向往的有文化品位的生活，终成现实。

退休之后，有间书房，安安心灵，弃绝浮华。一卷中外名著在手，在此即可与千载之上千里之外的大师们，进行跨时空的心灵沟通对话，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在全然属于自己生命的空间，为自己的心灵“美容”。我的内心是我的梦，是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向往。

母亲的美梦

张俊

别小看“梦”，别嘲笑“美梦”，有“美梦”才能感受“圆梦”的喜悦！

回想20世纪的许多梦想，当年以为可望不可及，今日都一一梦成真！

今天谁想得到当年有件事一直难了我十多年？说出话来准让人笑疼肚子——“打长话”！

我的舅舅和姨妈都是“老外”，一个在山东济南，一个在彝州楚雄。母亲对老弟、老妹十分牵挂，遇上急事、大事我就当定了“通讯员”。当年打长话，可不像今天横躺炕上轻点机屏那样轻松。首先得向领导告假，然后规规矩矩地去东风路邮电大楼登记、守候。邮电营业厅犹如现在人气特旺的银行营业厅，高峰时十余排长靠背椅座无虚席，等待通话者眼巴巴地紧盯着通话序号显示屏。一次五一节前，我顶着炙人的烈日，走进营业厅。盼啊盼，总算显示屏跳出了自己的号，激动地走进通话室，小心翼翼地央求对方单位的接话人帮我找一央舅舅。可是等了五六分钟，听筒里却传来冷冰冰的一句话：“此人今天不在……”虽是大暑天，一下子把我的心都冻僵了。

为了少找麻烦，我说了母亲，以后这长话，能免就免了罢。可是，没想到竟免出了麻烦。上世纪80年代初，中秋节月饼的正规矩又盛行起来，于是给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月饼，成了思念亲人、寄托乡情的热门事。每年中秋节前都由我给舅舅寄月饼，有一年我不在昆明，弟弟没先给舅舅通电话就按老地址寄。节后第5天，旅行了半个中国的月饼又自济南灰头垢面、懒懒无神地回转昆明（原来舅舅已迁新居）。之后，

我看了部外国影片，片中人躺在床上给远方的爱人拨电话，我真是羡慕极了，母亲听我讲后，立即动了装电话的心。我只好安慰她，快了，快了——心里却为的是因母亲深居简出，不懂社会状况在做美梦。

为什么我那么低调？那个时候座机电话都姓“公”，属单位办公设施，谁敢奢望在自己家里装上一台！况且那时候人们每月的工资仅几十元，而一台电话机的初装费要三四千元，每月还得交26元的月租费。

改革开放后，我家有位亲戚，聪明能干，而且有胆量，在许多还在观望等待之际，这老弟立马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毅然“下海”，当了个体户，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他家里装上了私人电话。意想不到的奇迹竟发生了，当年这“新闻”一下子闹得全市人都知道。并非本人夸张，有当年的昆明市邮电局编印的电话簿为证，那上面个人电话一栏内，白纸黑纸地印着他老弟的姓名。那年月这偌大的一个省会昆明城中，进入这带头致富“光荣榜”者仅有四五十个人，真是“无限风光”，招人羡慕！

20世纪90年代后，座机这个“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话机初装费一降再降。我和兄弟们开了个“统一思想”的会，把母亲盼望多年的这个宝贝请进了家。

没想到母亲的电话梦，这么快就成了真。当这位77岁的老大姐第一次与济南的老弟通话时，用了最大的嗓门，还怕对方听不清。当她听到听筒里，舅舅的声音清晰洪亮得就像站在身边一样，

因百感交集而老泪纵横了。

不到半年，母亲对她的宝贝电话又有了不满之处。原来是我们一忙就只用电话“报到”，而她只能“单相思”，想找我们时却毫无办法。

让她如愿以偿的新产品问世了，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寻呼机，又名BP机、传呼机。我们五弟兄虽然不属“先富起来”之列，但是这些年也涨了点工资，为了早日满足母亲随时召唤儿子的心愿，都咬咬牙去跟风，腰间别上了传呼机。这段时间幸运的母亲享受到了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的成果，过得十分舒心，她老人家，仿佛随时有儿子在身边陪伴一般，要找哪个，一声呼唤，不多时人就到了身旁。

这寻呼机虽好，可是还是让母亲失望了一次。一次母亲忘了我去大理采风，拿起话筒就呼，等了好久，才等来了我的回话，此时她才想起我出了远门。这小玩艺能传来百里之外的儿子对话，她被惊呆了！

1993年，我国第一台中文寻

